

〈日出〉

台南沿海的晨曦尚未徹底揭開黑幕，鹽田已在灰白的邊緣翻動著微光。阿漚用粗糙的手掌撫過鹽田結晶，指縫裡夾著鹽花尚未清理的刺痛感。他學著父親阿崙伯的姿態，彎腰、挖鹽、提曬，手中的鹽鋤捲起初升陽光映照的鹽沙，彷彿鋤著自己的命脈。阿崙伯說鹽田就是命，鹽是土地的眼淚。可是，這片鹽田正悄然進入殖民政府的收購名單。日治政府自安順鹽田開闢以來，不斷擴張鹽場，收購私營鹽田，強化專賣局的控制。村民之間傳聞紛紛，總督府的文件已抵達鄰村，下一批可能輪到他們。

「你信毋信，彼款官樣文章袂真正落到咱遮。」阿崙伯邊曬鹽邊抽著旱菸，煙霧與晨霧混成一體，彷彿整個鹽田都是他的一口氣。他以為，只要安分守己，這片鹽田仍屬於他們。

阿漚不信。

日本政府透過臺灣製鹽株式會社與專賣局逐步收編，已不是單純的經濟行動，而是殖民權力的滲透。阿漚時常在村裡唯一的報紙上讀到其他鹽村的抗爭、測量、強徵，甚至有鹽民被警察毆打的傳聞。這些消息，在阿崙伯耳中像風，吹過即散，在阿漚心裡卻沉得像結晶池裡最底層的鹽塊。

「阿爸，若鹽田予人收去，咱欲按怎？」阿漚試探性問。

「咱配合就好，個袂做甲遐爾絕。」阿崙伯吐出一口煙，像是將一切不安都排出體外。阿漚低頭，繼續翻動鹽沙，他看見鹽田的晨曦被自己的影子割裂，像未來正被無形的刀鋒切割。鹽田收鹽的節奏不容停歇，夏日的日出意味著更長的勞動時光。鹽民們揮汗如雨，雙手繼續與晶亮的鹽搏鬥，但內心的動盪已無法平息。

阿香，阿漚青梅竹馬的朋友，她的哥哥曾在北門鹽場捲入抗爭，傳言他逃亡至今。她常偷偷遞給阿漚一些反殖民的小冊子，低聲說：「你毋免佻個全款順從。」但阿香也知曉，村裡的大人們，早已習慣屈從。阿漚的父親阿崙伯，更是順從的化身，他相信只要交出一部分，就能保住餘下的生活。

直到村莊邊緣出現測量員的身影，事情終究無法迴避。日治官員帶著厚重的文件，測繪圖紙在鹽田邊緣鋪展，刺破了鹽田清晨的寧靜。

「這只是例行公事，請勿妨礙。」日警冷漠的口吻，和他們手中的丈量鐵尺一樣冰冷。

阿漚站在鹽田中央，陽光灼燒著背脊，他望著那些測量員像螞蟻般在鹽田上攀爬，心裡那塊沉甸甸的鹽，終於裂開一道縫。

「阿爸，若咱啥物攏毋做，鹽田敢猶是咱的？」阿漚低聲問。阿崙伯望著那片曬得發亮的鹽田，沉默許久。

「鹽是咱的命，無伊袂使。」他終於開口，卻像在說服自己。

鹽田的日出，無聲地照亮一場尚未開始的抵抗。

二、

徵收公告像月光一樣靜靜鋪展，照亮村民心頭最深的陰影。日本政府透過臺灣製鹽株式會社正式發布徵收令，劃入官方鹽場的地區清楚標示，阿漚家的鹽田赫然在列。消息傳來時，村子像被夜潮吞沒，四周寂靜得只剩下鹽粒間細微的碎裂聲。

補償金的數字像玩笑，日警與會社的大人冷漠地宣讀條款，說那是按照最新鹽田估價表計算，卻明顯低於鹽田的真實價值。更殘酷的是，徵收後，這些失去鹽田的鹽工們，並不能自動獲得官營鹽場的工作資格。生活的根基，在一紙告示之下土崩瓦解。

阿崙伯依舊坐在自家門前，嘴角叼著旱菸，煙灰落在地上堆積成小小的鹽丘。村民們三五成群討論著是否該抗爭，許多人望向阿崙伯，他卻只輕輕搖頭：「咱配合就好，性命較要緊。」他仍相信順從可以換來餘生的安穩。

阿漚的憤怒與無力在胸口滾燙，特別是在目睹日警推倒一名拒絕簽字的老人時，他感到這場交易不僅買走了土地，也買走了尊嚴。他試圖鼓動其他年輕鹽工反抗，但在村裡，長者的話仍如石碑不可撼動，連他母親也低聲責備他：「毋通惹代誌，毋通予你爸操煩。」

阿香的存在像一塊未被鹽化的柔軟泥土，她的哥哥在北門鹽場的抗爭失敗後，已音訊全無，她的心裡始終繫著那條不被允許的問路。阿香不再只是遞小冊子的女孩，她悄悄組織村裡幾個年輕的婦女，開始抄寫、傳閱反殖民的資訊。她明白在這樣的年代，女性不該只是隱忍的附屬。

「你想講咱干焦會使等查埔人來決定？」阿香有次冷冷地對阿漚說，「恁連欲講一句話都愛先問過你爸，阮免。」但阿漚卻明白阿香的勇氣會讓她更加危險。日警巡邏越來越密集，徵收的進度一日快過一日。村子裡開始有人私下出售鹽田，換取即刻的補償金，也有人悄悄搬離，像離岸的浮木，迅速遠離即將沉沒的海域。

某日，徵收官員來到阿崙伯的家，要求簽字讓渡鹽田。阿崙伯握著毛筆，手卻微微顫抖。日警的目光像冰，壓得人喘不過氣。阿崙伯最終還是簽了。他轉過頭，躲開阿漚灼熱的視線。

「人活咧較要緊。」他的語氣空洞，像是鹽田枯竭的鹵池。阿漚當夜離家，帶著幾個年輕鹽工，找上阿香。他們潛入鹽場，在丈量的界樁上塗抹反對標語，在夜色中敲擊鹽鋤，發出像是脈搏的聲響。

「阮袂予個遐爾仔輕鬆就提走。」阿漚說，聲音在月光下顫抖，但眼神卻是堅定的。阿香也動員幾名婦女，在鹽場周邊散播自製的紙條，鼓勵村民加入抗議。她知道，這樣的舉動若被發現，後果不堪設想。但她也知道，不發聲，終將連名字都被抹去。

衝突終於來得更早。日警發現有人夜間破壞丈量記號，開始挨家搜查。阿香被捕時，仍將最後幾張紙條藏進髮髻。她被帶走的那一刻，整個村子彷彿陷入靜止。阿漚去找阿崙伯，怒吼：「伊予人掠去矣！咱猶欲繼續退讓落去嗎？」阿崙伯沈默，像整片鹽田都壓在他肩上。他終於放下手中的旱菸，望著逐漸消失的月光：「有兮物件，驚了咱袂使閣讓。」那一夜，村莊第一次響起了人聲大過潮聲的抗議。阿崙伯走在最前，握著鹽鋤的手不再顫抖。

徵收的月光，終於照亮了不可逆的裂痕。

三、

鹽田的夜，悄然點燃了星火。

村裡開始流傳著測量員被驅離的消息，有人說是阿漚他們夜間破壞界樁，有人說是婦女們散播的紙條挑動了警察的神經，更多人選擇沉默，不願牽涉其間。但日警的反應卻比所有人預期得更為猛烈。隔日早晨，安順鹽田的幾名測量員攜帶更多警力重返村子，開始強行丈量阿漚家那一小塊尚未讓渡的鹽田。那塊鹽田，彷彿成了唯一尚可反抗的土地。

阿漚不顧阿崙伯的阻止，帶著幾個年輕鹽工衝向測量員，他們推翻測量工具，拔除界樁，衝突在短短幾分鐘內升級成肢體衝擊。鐵尺與鹽鋤交錯，鹽沙飛揚，警察的棍棒落下，阿漚被重擊肩膀，卻死死護住身後那一片尚未被丈量的結晶池。

「鹽田就是咱的命！」阿漚的聲音穿透晨霧，震動所有村民的心。但這場短暫的抵抗最終還是被鎮壓，日警抓走了兩名鹽工，留下滿地的碎鹽與破損的測量工具。村民們目睹一切，卻再次選擇噤聲。

回到家後，阿崙伯的怒火終於爆發，他用煙斗狠狠敲打桌面，聲音沉悶而痛苦：「你是欲鬧甲全家攏敗了才甘願是無？」

「阿爸，咱若退到最後，賸的嘛干焦一口氣。」阿漚的語氣異常冷靜，他肩膀的傷還在隱隱作痛。

「我這歲數，毋驚死，驚的是活袂落去。」阿崙伯低聲說，這句話卻讓阿漚一時語塞，他突然意識到，父親一生都在與這片鹽田並存，失去鹽田，對阿崙伯而言，意味著失去存在的依據。

村內的分裂越來越明顯。李伯，一名曾在臺南鹽場短暫工作過的老人，站出來支持阿漚：「咱若無做伙出力，這片鹽田明仔載就變做別人的官場。」李伯暗中聯繫村裡不願屈服的年輕人，他曾親眼見證過北門鹽場的抗爭，明白這場角力不僅是鹽田的去留，更是生活的選擇。

然而，阿崙伯一派的人仍相信妥協，並堅信政府總有補償，他們怕阿漚與李伯的行動會招來更嚴厲的鎮壓。村民開始在夜裡分組開會，白天卻佯裝無事，連走在鹽埕上的腳步都小心翼翼。

阿香在這場分裂中選擇走得更遠。她試圖組織鹽工婦女，開始學習如何傳遞訊息、如何應對日警的突襲，甚至偷偷記錄官員的行動路線。

「阮毋是佇邊仔看戲的人。」阿香在小小的聚會中堅定地說，「阮的手，嘛會使握鹽鋤。」女性的介入讓這場對抗產生意料之外的張力。日警搜查時，從未懷疑過幾個忙著晒鹽、曬衣的婦人，卻未察覺紙條與反抗標語就藏在她們的竹簍與鹽包之中。

阿香與阿漚的關係也悄然改變。他們在一次夜間張貼反殖民標語時，險些被巡邏日警發現，兩人躲進鹽田旁的濕鹵池，冰冷的鹽水浸透衣裳。阿香低聲問：「你會驚無？」

「驚。」阿漚的聲音在夜裡顫抖，「毋過我較驚的是，咱啥物攏毋做。」

村莊內部的衝突隨著抵抗行動擴大。部分村民開始主動拆毀界樁，但也有人偷偷舉報李伯與阿漚，企圖以合作換取日警的優待。

有一夜，李伯被不明身份者襲擊，重傷倒臥鹽田邊緣，送至家中時已奄奄一息。他握住阿漚的手，氣若游絲：「鹽田愛留落來……毋是欲留予阮，是欲留予恁……」李伯的離世在村中激起更大的波瀾。村民們開始質疑彼此，甚至在鹽場裡相互推搡，友誼與親情在利益面前碎裂。

阿崙伯終於走到阿漚面前，第一次正面看著兒子：「敢若你才是著的。毋過你愛答應我，一定愛活落來。」阿漚忍住喉間的哽咽，他知曉這句話，是父親最後的讓步，也是這場抗爭難得的理解。

日警的強徵步步進逼，鹽民的抵抗漸趨組織。阿香帶領婦女分散警力，阿漚與年輕鹽工阻斷測量動線。村子的暗夜裡，火種逐漸點燃。

抗爭不再是低語，而是開始翻攪鹽田表層，撼動每一寸結晶。

四、

強制徵收的命令終於如雷霆降下，毫不留情。日本政府派遣更多日警、徵收人員、測量技師大批進駐，並在鹽田邊設立臨時徵收指揮所。日方要求村民三日內清點完畢，否則將視為自動放棄所有權。

村民們開始四散，有人低頭簽字，有人逃離村莊，也有人在家中痛哭。日警進一步封鎖出入通道，派人駐守主要鹽田路口，將所有抵抗者標註為「治安不良者」，並在村口公告「官有鹽田，禁私抗爭」。

阿漚與阿香並沒有退，反而迅速組織反擊。他們與鹽工婦女們將訊息藏在鹽袋縫隙、將反抗標語刻在鹽場圍籬內側，透過舊日學會的偷渡路徑傳送書信。他們發現，日警尚未掌握所有的村落動線，也還未完全了解鹽民的日常語言與習俗。阿漚計劃發起更大規模的抵抗，他從李伯的筆記中發現，北門鹽場當年曾藉由「曬鹽時段突襲」成功拖延徵收。

「咱的鹽，母但會使予人量，嘛會使共伊因起來。」阿香提議，將鹽工們曬鹽時間錯開，混淆日警的管理紀錄。

阿漚策劃了一場大規模的曬鹽抵制行動，鹽民們一致停止鹽曬作業，讓官營鹽場運作陷入停擺。這是村子第一次正面對抗日治鹽業專賣政策，安順鹽田周圍的幾個小村落也受到影響，部分鹽工響應抵制。

但日警沒有因此讓步。他們從臺南州專賣局緊急調來更多人手，並公開宣佈：拒絕配合者，取消所有生活配給與工作資格，徹底剝奪生存權利。這一威脅，震懾了村中的中年鹽工，連部分支持阿漚的年輕人也開始動搖。

阿漚深知這樣的策略會讓村子更快崩潰，他與阿香在夜裡設法潛入日警指揮所，發現日方其實尚未完全取得鹽民的生產統計資料。他們決定伺機利用這個漏洞。阿香提議，將部分鹽田暫時讓渡，換取談判時間。「阮毋是欲做逃兵，阮是愛學會按怎選戰場。」她冷靜地分析。

然而，阿漚的堅持卻開始動搖。他握著父親的煙斗，似乎明白有些讓步是為了更長的抵抗，就在此時，一個出乎意料的變故發生。村中那批一開始選擇與政府合作的鹽工，為了爭取更多個人利益，竟主動舉報鹽工聯盟的核心成員，阿香的名字赫然出現在日警的搜查名單。

這一背叛來得極為兇狠。隔日清晨，日警突襲了鹽工集會地點，阿香與幾名核心鹽工被逮捕，現場僅留下被踩碎的布條與散落一地的鹽晶。阿漚得知消息後，徹夜奔走，但日警將阿香秘密押送至臺南，並宣稱她將因「煽動暴民、干擾官營鹽場」被長期拘押。村子再次沉入寒涼的絕望。

阿漚的母親第一次低聲對他說：「敢若你嘛該停矣，夠矣。」但阿漚卻在此刻決定，父親的死與阿香的被捕，必須成為新的開始。他決定用李伯留下的資料，向更高層的日方鹽務官提出質疑，並計劃透過私下收集證據，揭露官營鹽場中的貪污與虛報。

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角力，但阿漚明白，這樣的路同樣險峻。

他假意配合部分徵收，獲得日警短暫信任，並設法進入日警記錄室，暗中抄錄關鍵文件。他發現，日治政府的鹽田統計資料中，有部分鹽田被私下轉為高官個人所有，並未入官方帳冊，這是他們可以撬開的縫隙。

阿漚與仍願支持的鹽工重建組織，聯絡外村工友，甚至透過過去與他們接觸過的知識份子秘密傳遞資訊。他們開始學會如何用文件與語言打開另一條生存路徑。但村子內部的壓力愈發加劇。那些選擇合作的村民開始遭到孤立，部分家庭陷入更深的恐懼與撕裂。阿漚看著這些撕裂，心中明白，抗爭從來不只是對外，也是在對抗內心的恐懼。

最終，他與日方的地方主管交涉，提出交換條件，他可以協助安撫村民，讓部分鹽田讓渡，但條件是釋放阿香，並允許部分鹽工保留自營鹽田。日方官員初時不願，後在考量鹽場實際停擺已嚴重影響專賣局生產進度下，勉強答應。

阿香被釋放的那天，雙手仍被束縛，但她的眼神卻比以往更加銳利。她只問：「你共啥物讓出去？」阿漚說：「我干焦讓出一層仔空間，夠予咱站穩跤的空間。」她點點頭，沒有再問。

徵收行動持續，但因鹽工聯盟的策略性合作，部分自營鹽田得以短暫保留，村中也獲得稍縱即逝的喘息。阿漚知道，這不是勝利，甚至不是談判。他們只是，在極度壓迫之下，用盡一切可能，為自己撐開一條還能呼吸的縫隙。

風暴過去，傷痕猶在，但鹽田的鹽，仍在日夜間結晶。

五、

烈日下的鹽田，蒸騰著帶鹹的霧氣，連悲傷也無法完整蒸發，阿崙伯的死，像被鹽水悄然淹沒的裂縫，沒有人再敢提，卻日日在阿漚心裡擴張。

日治政府以為經過短暫讓步，村莊的抵抗會逐漸瓦解，官營鹽場恢復生產，鹽民會像過往一樣低頭。安順鹽田的擴建仍持續，台南製鹽株式會社與專賣局聯合開啟了更大規模的徵收，部分被強制遷移的鹽民被迫遷至官營鹽場周邊的臨時小屋，成為廉價勞工。鹽場周邊的鹽田被快速改造成機械化鹽場，鐘淵曹達會社的設備進駐，大型鹽車與輸鹵管道取代了傳統鹽鋤，村裡的老人坐在廢棄鹽池邊，目睹這些變化，卻連嘆息都失去了力氣。

阿漚決定不能再只靠對抗。父親的猝死讓他理解，若沒有組織與更周密的策略，這場戰爭早晚會連最後一個鹽民都吞噬。

他與阿香密謀成立一個地下鹽工聯盟，但這次，阿香的角色不再只是支援。她帶領婦女進入官營鹽場成為臨時工，暗中搜集管理結構、徵收流程、官民之間的利益交換。她發現，日治政府表面上的收購公平，實則在高層之間存在官商掛勾，部分日本企業與專賣局官員私下合謀，以低價徵收台灣鹽田，卻高價報銷給日本本土這個消息，若能傳遞出去，或許能成為他們新的槓桿。

然而，阿香也發現另一個可怕的事實。村中有幾戶人家，早已淪為日方耳目，甚至有人已經參與官場運作，幫助日方低價收購其他村莊的鹽田，為自己換取特權。這些人不再只是妥協者，而是徹底的背叛者。

阿漚與阿香的行動必須更加謹慎。他們開始收集這些人貪污的證據，並準備將資料秘密送往台北，聯絡當時正逐漸興起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關係網，試圖以政治壓力換取村民更多談判空間。但就在此時，意外再度降臨。阿香的行蹤被日警鎖定。某日夜裡，她與幾名婦女在鹽場邊的倉庫遭到突襲。她們試圖逃離，阿香為掩護其他人，被日警重擊頭部，當場昏迷。

她被秘密押回警察廳，並遭到長時間審訊與拘押。日警企圖逼她交出鹽工聯盟名單。村中再度陷入驚恐，阿漚日夜奔走，但日警已將他列為重點監控對象，村中的行動空間日益被壓縮。更殘酷的，是部分鹽工開始退縮，紛紛轉向，甚至有人傳

言：「阿香若撐袂牢，共逐家的名講出來，鹽工聯盟就了矣。」阿漚深知，這場風暴只會逼著所有人更快做出選擇。留或走，信或疑，已無退路。

阿香被捕三日後，日警突然釋出風聲，說只要鹽工聯盟主動解散，他們將釋放阿香與其他被捕鹽民。村民開始動搖，許多人跑來找阿漚，哭喊著：「救阿香較要緊，莫閣鬧啊！」阿漚面對這些眼淚與責難，心中苦澀難言。他知曉，若選擇妥協，或許能救出阿香，卻會失去抵抗的資格；若繼續抗爭，阿香可能再也回不來。

最終，他選擇另一條路。他請求昔日合作過的日方鹽務官見面，提出一份極具風險的提議。

「放阿香出來，我會使予恁較濟。」阿漚冷靜地說。

「你閣賄啥物？」對方冷笑。

「我有全庄上準的鹽工產曬紀錄，我知影鹽工佇啥物時陣、啥物所在、用啥物方式偷曝鹽，我會使予恁至少省一成徵收的成本。」阿漚緩緩開出條件。日方官員沉默良久，這樣的誘因太過真實。

阿漚明知，這是出賣自己的道路。但他暗中安排，所有「偷曬鹽工」，都是已經轉入鹽工聯盟的成員，他的名單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陷阱。

日方終於答應，數日後，阿香與其他鹽工被釋放，卻身心俱疲。阿香回到村子，第一句話便問：「你是做了啥物？」阿漚低聲說：「我用了小可仔計策。」

「代價是啥物？」阿香盯著他。

「個想講我出賣鹽工，毋過個記錄彼兮名，早就攏是咱掌握的鹽工，連鹽場逐日的動線嘛攏是咱布的局。」阿漚終於坦白。阿香沉默良久，最後說：「你按呢做著矣。」

村中的抵抗在這場交換後再度加深，日方鹽務官以為已經掌握鹽工動態，卻發現所謂的偷曬鹽工消失，反而鹽場生產時常延誤，鹽工開始使用新的暗號與動線，讓日警追捕行動屢屢落空。同時，阿漚與阿香利用被釋放的時間，迅速將掌握的貪污證據送往台北，透過日治時期逐漸形成的台灣民間知識網絡，將消息散播出去，部分資料甚至流向日本媒體。日方開始意識到，這已不只是村落的小型抗爭，而是牽動政局的社會事件。

鐘淵曹達會社的主管親自南下視察，並與專賣局官員進行閉門會議。數日後，日警突然大規模撤離，部分徵收行動被迫中止，部分村落的鹽田重新劃回自營區。村民一度無法相信這是真的。有人說是上天保佑，有人說是阿崙伯的在天之靈，只有阿漚與阿香知曉，這一切是他們用血與謀略換來的。但代價也沉重。村內與日方合作的幾戶家庭被徹底孤立，部分人甚至被迫離村。抵抗的陰影仍在，鹽田的命運尚未完全歸還，但至少，他們重新爭得一口氣。

阿漚站在鹽田中央，烈日高懸，他握緊父親的煙斗，低聲說：「咱無法度贏著一切，毋過咱至少會使贏著一個活落去的名。」

烈日下的鹽田，鹽晶依舊緩慢結晶，在傷痕與陰影間，悄悄孕育新的形狀。

六、

特高課的介入，將這場看似結束的鹽田抗爭，再次推入更深的黑夜。台南州專賣局高層召集秘密會議，決議徹底剷除阿漚與鹽工聯盟。鐘淵曹達會社擴建機械化鹽場，急需安平與七股最後幾片自營鹽田。這不是一場單純的土地爭奪，而是一場徹底清除反抗基因的行動。

阿漚與阿香已隱隱察覺這場風暴，他們從台北的線人收到消息：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遭遇壓力，日本國內的同情聲音正被迅速壓制。日治政府正準備從中央下達全島鹽業完全官營化命令，一旦施行，台灣所有鹽田將無條件收歸國有。他們必須搶在最後命令到達前，打開最後一道縫隙。阿香與村中的婦女持續滲透官營鹽場，掌握鐘淵曹達會社的運輸路線，意外發現官場內部私運高價鹽至日本本土的秘密航線。這條航線若被揭露，將重創專賣局的名聲。

阿漚決定孤注一擲。他親自潛入鹽倉，偷取文件，卻在離開時遭特高課攔截。負責台南地區的特高課小林警部早已設下圈套，這一切原來是一場設計好的引誘。

「你以為，你能贏過帝國？」小林警部冷冷地問。

阿漚被捕，秘密關押。阿香與鹽工聯盟迅速應對，他們散佈假情報，誘使日警分散搜捕路線，並以最快速度將掌握的貪污證據送往日本神戶，透過一名台灣留學生將資料交予當地媒體。日警發現破口已晚，消息已外洩。鐘淵曹達會社的高層震怒，專賣局臨時下令暫停南部鹽田強徵，並下令小林警部秘密銷毀所有台南徵收紀錄。小林知道，如果這場政治醜聞在日本本土爆發，他也會被清算。

他設下最後一個賭局：「交出阿香，交出鹽工聯盟，我就留你一條活路。」阿漚拒絕。小林轉而將村中支持者大規模逮捕，甚至利用與阿漚母親有親戚關係的鹽工為人質威脅。就在此時，台北傳來爆炸性消息：日本神戶報紙刊登台灣鹽業貪污，並列出多名日籍官員與鐘淵曹達會社私運鹽品的直接證據。台北的議會設置請願代表迅速在當地召開記者會，要求日本政府徹查台南鹽場。

特高課被迫低調撤退，日警連夜銷毀檔案，小林警部被召回東京。但村中的代價慘重，許多鹽工家庭破碎，阿漚母親也在混亂中失蹤，生死不明。日警在撤退前最後一次審問阿漚：「你贏了嗎？」阿漚低聲回答：「這場仗猶未結束。」

阿香動員剩餘的鹽工與婦女，重新編織更隱秘的聯絡網。她明白，機械化鹽場已逐步成形，鹽民的傳統曬鹽將不可避免地消失，但他們至少在這個時代，為自己留下了一道痕。她與阿漚救出了被拘押的鹽工，卻找不到阿漚的母親。多年後，他們在北門鹽田的一片廢鹽池邊，發現了一個破舊的鹽包，裡面藏著母親寫的訊息：「囡仔，愛活落去，而且愛比鹽閣較硬。」

鹽田終究被劃歸官營，鐘淵曹達會社的機械化系統持續進駐，台南鹽場進入工業化時代。但南部的鹽工聯盟從未解散，他們化整為零，散入各地，成為隱形的鹽田記憶。

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失敗，鹽工的名字從官檔中消失，但他們的故事在村落口耳相傳。日後，當有人問起安順鹽田的過去，總會聽見這樣一句：「有一群人，捌用鹽守牢家己的名。」

阿香最後一次走入鹽田，烈日灼燒，鹽晶在光中閃爍，她仿佛看見阿崙伯、李伯、那些消失的鹽工在鹽田深處緩緩走過。她輕聲說：「阮猶活咧，猶佇遮。」

烈日之下，抗爭從未結束，鹽田仍在日出之後結晶。